



风中的芦苇

◎张雅

一股一股的西风，从翠矾山顶上刮来，从骀川河道里刮来，从东大街的红李树梢上刮来；掠过秋天的梦想，摧残了街岭上的绿柳红菊，掩盖了五里坡的层林尽染，把桃川河、把青峰峡装帧进清雅肃穆的水墨画里。连同云溪湖畔、姜眉道旁，曾经在秋风里风姿飘摇的一丛丛芦苇。此刻，也成为画里灵动的点缀。

一缕一缕的阳光，从骀山峰顶倾泻，洒向青峰河谷，穿透林间的翠墨如黛，唤醒溪涧的沉沉欲睡。连同本该枝枝飘雪的芦花，此刻，也静默在这亮白的光影里。

四周，重峦叠嶂，山峰如聚，浓墨重彩的是近的山、密的树，那淡了远的波峰，可不就是那幅著名的《千里江山图》么？只有天空依然是波彩的蓝墨，莹莹亮，暖心房。山色潋滟，水波荡漾，季节的残响回荡在耳畔，山林

的迷蒙萦绕于眼前。

在这深冬的严寒里，芦苇依然风韵犹存。失去了夏天的翠绿，也没有金秋的纱衣，它们变得干枯斑驳、身姿晦暗，但株株挺立，穗缨昂扬，像无数温柔的箭镞射向岁月；失去了晨晖夕阳里的舒展璀璨，它们叶片敛卷，旁逸斜出，执着而柔韧，虽经风蚀霜打，但仍保持着张扬的姿态，尊严犹在，精神不倒。“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句诗是赞美菊花的，而芦苇虽没有沁人心脾的香气，但它在凛冽寒风中的昂扬挺立，不正是悲壮倔强的生命豪气的体现吗？它也正是我们身边的抗

疫英雄们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精神的生动写照呀。

《诗经》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很喜欢这句诗，每每吟诵它，那芦苇在数九寒冬的西风里的形象便呈现眼

前：焦枯的枝干摇曳齐闹，蓬蓬的花絮翻飞起舞，好像那顶着霜雪、乘水而来的蒹葭姑娘，正顾盼生姿、笑意盈盈而来，满载着诗情和画意，成为我心中的一片白月光。而今天，另一片白月光在我的心头缱绻：

“328室孩子肚子疼，需要健胃消食片。”

“612室低血糖，需要正点送餐。”

“530室需要消毒液。”

“406室需要垃圾袋。”……

群里的消息五花八门，需求也各种各样，但得到的回复都是“马上解决！”尽管有时是晚上十一二点，有时是凌晨四五点。我们想象不到他们脱换一次防护服有多么麻烦，也不知道他们爬一次楼梯有多么费力，只知道在一次次为我们搬送生活用品之后，他们还抱歉说：“可能送晚了，面罩被雾气蒙住，实在看不清房间

号了！”你说，这该是怎样温柔的一片白月光呀！

不言风霜侵蚀，无意苦苦争春，不愿随波逐流，无须居功自傲。即使身姿不再柔美、色彩不再艳丽，也要把慷慨潇洒的气色渲染进这苍凉的凛冬里，孤傲地完成与季节的最美邂逅，沉稳从容，不骄不躁。这是风中的芦苇的品格，这也是我们隔离点上无数个工作人员

的品格。此刻，也许温室中正有水仙盛开，也许冰天雪地里正有寒梅绽放，但我只能看到：我的窗外有一片浅浅的水塘，水塘里结的薄冰几天都没有融化，而水塘里那几簇并不是很密集的芦苇，在寒风里摇曳，在清辉里翻卷，把我们的青峰山水画装点得灵动而曼妙。

我敬畏这寒冬里倔强的灵魂，我更敬畏具有这种倔强灵魂的人们！

奶奶的幸福人生

◎杨小霞

我的奶奶马彩莲，1924年出生于八鱼镇高崖村，后来嫁到八鱼镇八鱼村，过完了她勤劳而幸福的一生。

奶奶一生育有两个儿子，60岁时老伴离世，后来两个儿子也先后去世，奶奶便一直和大孙子一家六口人生活在一起，五代共享天伦之乐，有孙子、曾孙、玄孙众多。每逢过年，奶奶就提前给大孙子交代给她换些新钱，给娃娃们发压岁钱。一大家子人聚会一堂时，给奶奶磕头拜年的，赖在奶奶怀里伸手要钱的，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奶奶长期生活在农村，个子又瘦小，虽然一辈子不识字，但非常聪明，能认识表，会算账，而且心灵手巧，裁剪衣服、烹饪饭菜样样拿手，操持家务更是一把好手。奶奶擀得一手好面条，我从小到大就爱看奶奶擀面。只见她将和好的面团在案板上揉来揉去，最后揉成了一个圆形，用擀面杖转着圈推一推，将面团展开。擀面杖在奶奶手里麻利地翻滚，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张圆形的、厚度均匀

的薄面片，然后撒上玉米面粉，折叠后切成细细的长条。将面提起，手一抖，面条就根根分明、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案板上。从和面、擀面、切面、下锅，再到盛碗、配菜，麻利的奶奶不用半小时，就能让我们吃到一碗色香味俱全、爽滑筋道的手擀面。奶奶白天做饭洗衣，纺线织布，晚上还要给全家老小缝缝补补、做衣做鞋，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提起奶奶为孩子们付出的辛劳和关爱，作为孙女的妹妹激动之情溢于言表：“1994年，我生孩子时，70岁的奶奶每天做好饭从家里走2公里路到县城医院给我送饭。出院后在家一日三餐、洗洗涮涮，事无巨细地照顾着我和孩子，还给孩子做衣服！”

奶奶一生勤劳节俭，在家时总是闲不住，经常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展展。奶奶爱穿粗布衣服，爱吃农村的粗茶淡饭，尤其爱吃各种野菜，腌香椿、凉拌灰灰菜或芥菜，永远是餐桌上最爱。奶奶慈祥善良、性格乐观开朗，加上家风好，后辈们都很孝顺，有好吃的、好穿的都先想到奶奶、送给奶奶用。奶奶长年生活在农村，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自己种植的樱桃、猕猴桃、苹果等新鲜水果时常会给我们分享。

农村民风淳朴，邻里和睦，每当天气暖和时，奶奶就爱到村子里四处转悠，晒晒太阳，和邻居们拉拉家常。我们晚辈到外地旅游时也经常带着奶奶，让她感受祖国的美丽风光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奶奶偶尔病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能报销，还每年定期到医院体检，所以奶奶一直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生活得非常幸福。

2022年7月30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奶奶安详地合上了双眼，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享年98岁。

我唯有用这浅薄的文字，记下奶奶生前的点点滴滴，来寄托我对奶奶无尽的哀思和感恩……

母亲和豆豆

◎张轩

豆豆，这名字听起来可亲，像小孩的乳名。可是我要说的豆豆不是谁家的小孩，而是一条小狗，是母亲给她养的小狗起的名。

母亲收留这条小狗是在三年前的一个大冬天。

北方的冬天比较冷，天空灰蒙蒙的，刮着西北风，吹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一大早，母亲打开院门，有微弱的吱吱吱吱声传来，母亲顺着声音找寻，在门楼一侧的墙角柴草堆里发现了两只刚出生不久还带着脐带的小狗，一只已经没了生命气息。母亲抱起尚有一丝气息的小狗返回了屋，找来我小时候玩过的小竹篮，垫上旧棉衣，给小狗做了个温暖的安乐窝，放到了炕上。

温暖让小家伙不再发抖而安静了许多。母亲出门叫开了邻村养羊户刘大爷的门，给小狗讨了多半瓶羊奶，找来我女儿小时候吃过的旧奶嘴套在瓶口上给小狗做了个简易的奶瓶，小家伙闻到了奶香，本能地张开了小嘴巴。

这是元旦我回乡下老屋看望母亲时，母亲给我讲述她收留豆豆的经过。

父亲去世后，我和妻子劝说母亲去城里和我们一块生活，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说她在乡下生活惯了，住不惯城里的单元房，不自在也不散伙。母亲一个人生活在乡下的老屋里，作务着一亩猕猴桃园，有了小狗的陪伴，母亲也不孤单了。

经过一个冬天和一个夏天，豆豆长成大大狗。说是大大狗，只是和板凳狗差不多大吧，但没有板凳狗的臃肿和宠物狗的娇气，它除了陪伴母亲还能看家护院，听到门口有动静就会“汪汪、汪汪”地狂吠。大姐

家在乡下，离老家不远，时常过来看望母亲，和豆豆算是常客了。大姐每次来看母亲，豆豆把她迎进屋子，然后再跑出院门，看看“那个人（姐夫）”来了没有，好像在想，大姐和姐夫应该一块来么。

豆豆在老屋，给母亲孤单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吃过早饭，母亲去猕猴桃园，豆豆就跟着母亲，在猕猴桃园自个玩耍一阵子后，就跟随其他的狗子们疯野去了。快到中午十二点时，它就准时回到院子，用嘴衔着母亲的裤腿往回拽，意思是到中午饭时了，该回家吃饭了。有时母亲在猕猴桃园干活累了，靠在地边的树枝旁躺会儿，豆豆发现后就会跑过来用头蹭用嘴衔，要拽母亲起来，好像在想母亲是不是生病了。

前几天母亲打电话说她觉得头晕，一测血压比较高。听到这情况，我请假立即开车将母亲送往医院治疗。事急也没顾上豆豆，母亲说不要紧，邻居会照顾，饿不着的。不承想，母亲在医院一住就是一周，等母亲出院回老屋时，不见豆豆的身影，母亲说可能是收留豆豆的经过。

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豆豆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没有豆豆的消息。一连四五天，豆豆都没有回来。我宽慰母亲，再养只小狗吧，母亲伤心地说再不养了。第十天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说，豆豆回来了。

豆豆见到母亲时，兴奋得上蹿下跳，又饥又渴地吃了两钵钵饭。我在想，是不是豆豆发现主人几天不在，到处去寻找主人了！不管咋说，豆豆总算又回来了。我听得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开心。

难忘手足情

◎彭小宁

双目失明的五叔今年跨进了六十六岁的门槛，一台巴掌大小的收音机，将他与世界连接，国内外的事情，他知道和了解的比我还要全面。一个盲人能生活得如此乐观豁达、无忧无虑，除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关爱，还离不开他兄弟——六叔无微不至的照顾。

五叔年轻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从此，他的人生永远停滞在了缺乏色彩、没有影像的世界里，他伤心过、颓废过，也曾自暴自弃。祖母在世时，门后那根一米多长、打磨得乌黑发亮的竹竿，就是他的“眼睛”，一头连着祖母，一头牵着五叔。无数个日子里，慈祥而又严厉的祖母教他摸索着熟悉周围的环境，手把手教会他一些基本的生存本领，将五叔从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中拖拽出来。祖

母去世后，五叔如同霜打的茄子，再次陷入无尽的恐惧与不安中。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年轻的六叔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照管兄长的担子。难得的假期中，总见他急急忙忙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尽自己所能地照管双目失明的哥哥。为了五叔能生活得舒适惬意，六叔托朋友、找熟人，聘请了一位住家保姆，操持着五叔的一日三餐和出行安全。

六叔自幼聪颖，很早便参军报国，离开一贫如洗的家，凭借自己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勤奋学习，踏实做事，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提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祖母争了光。事业有成后，六叔不忘回报桑梓，老家修建文化广场，他第一个带头捐款。



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六叔像候鸟一样，奔波在都市和乡村之间，逢季节交替，村里人总见他提着大包小箱赶回来。天冷有御寒的棉衣棉被，天热有降温的空调风扇，六叔事必躬亲，只为让自己的兄长少受一些残障带来的煎熬。

一次六叔和五叔逗趣：“咱老娘在世时，也没享受到

你这丰厚的待遇啊。”乐得五叔“嘿儿，嘿儿”笑个不停，那爬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满足。搁置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秦腔《打镇台》，五叔坐在暖阳下，听得如醉如痴。伴着激昂的旋律，五叔如孩子般摇头晃脑，悠然自得，左手跟着节奏欢快地在腿上拍打着……

我的二嫂

◎吕元亨

产几十石玉米，以缓解村上吃粮困难。有一年秋天，村上三十多人上山去背各户分的玉米，走了四五十里山路，背粮的人个个都饿得饥肠辘辘，在山上帮厨做饭的二嫂见此情景，赶紧做了一大锅搅团，但山里人少，只有七八个碗，饭熟了怎么吃呢，这难坏了二嫂，缺碗成了吃饭的大事。无奈，二嫂急中生智，她把房檐挂的一排葫芦瓜籽，便成了饭碗，解决了吃饭困难。但还有一人无碗可端，二嫂就把蒜窝洗净做碗，让那人也吃饱了肚子。一路上背粮的人无不赞扬李录会，说：“不是她帮忙，我们今天无力把玉米背回来……”有人还笑着编了几句顺口溜：“贤惠媳妇李录会，打了一锅搅团汁。我们跨过箭括岭，好往家里背粮米，她的好处比山高，我们一生忘不了。”

几年后，形势好转了，山庄撤了，二嫂便回到了我们衙里村。她想让从高中毕业的儿子吕建玉去上大学，但他未能

考取，而二嫂供儿上大学的心不死，她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内外科中医。为了凑足学费，二嫂就同丈夫一起，一边养牛一边做醋，还挤出时间，给村水管会做饭，月工资60元，就这样受尽艰难，终于使儿子自费拿到了西安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但去哪里工作啊？四处寻找无门，于是便在家中开起了诊所。儿子也不辜负她的希望，饱读了许多医学经典著作，渐渐成了一个开单显效的乡间郎中。凡来家中看病的人，二嫂都热情接待，嘘寒问暖，有时给病人管饭，铺床添被，无所不包。她的儿子出息很大，前些年在县城开了一处诊所，每天看病的人都济济一堂，络绎不绝，受到患者好评。他也很讲医德，时常给贫困患者减免药费。

儿子发达了，成了名医，但苦难的二嫂只看到儿子初期的艰难，而未看到儿子如今的辉煌，可怜的她过早患病去世了，给人们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与遗憾。



我二嫂李录会，与我同岁，如果活到现在就是84岁了。她活了73岁，于2011年去世。她虽然去世了，但她留在世上的典型事迹，至今还在村中流传着。

二嫂是个吃苦耐劳的人，村中不论谁家红白喜事，她都乐意去帮忙，从早到晚是个“闲不住的人”。有关我二嫂结婚的事，中间还有一段笑料。1955年，我在岐阳区当通讯员，一天，二嫂来领结婚证。二嫂吕士功有口吃的毛病，

急紧处越急越说不出一句话，区秘书问他愿意不愿意结婚，他半天答不上来，只好回村上去了。家里人急了，帮助他训练了几天，他才练熟了“愿意”二字，最后终于顺利地领回了结婚证。二嫂那时才十八岁，她没有多嫌二哥，因为她明白二哥虽然口吃，但是个勤苦能干的小伙子，此后他俩就过起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村村户户都缺粮，村上的队长就设法在麟游县开辟了一处山庄，每年